

路在何方

——对《紫色》与《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反抗道路的比较分析

黄 峰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紫色》的女主人公西丽亚和《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均是女性自我解放的代表性人物,虽然在生活经历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对反抗道路的选择却不尽相同。对她们自我选择道路异同进行分析比较,发现两部作品呈现出对女性解放事业不同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妇女解放;反抗道路;务实方法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1-0101-04

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于1982年出版了她的代表作《紫色》,作品通过对主人公的塑造,艺术地再现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美国黑人妇女的真实生活,反映出当时社会中最突出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问题。主人公西丽亚逐渐认识自我、觉醒并最终走上反抗道路的成长经历是这部小说的描写重点,作品一面世,就被评为近年来美国黑人文学和妇女文学的典范之作。而就在一个世纪之前(1879年)的大西洋彼岸,挪威戏剧家易卜生也曾在其代表剧作《玩偶之家》中表达了他对妇女家庭地位及出路的思考。这两部作品在故事情节上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描写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菲勒斯社会中备受压迫的女性怎样挣脱锁链、走向新生,仔细比较两部作品的异同不仅有利于更好的了解作品内容,也有利于更好的认识妇女解放事业本身。

《紫色》主人公西丽亚14岁时就被继父强暴,生下两个孩子又被他从身边夺走并卖给别人,身心遭受巨大摧残的西丽亚只有通过给上帝写信的方式来倾诉自己的痛苦。几年后,继父不经商量就把她嫁给一个黑人——某某先生——一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男人。西丽亚做着繁重的家务,却经常被丈夫随意打骂,生活充满了艰辛痛苦。西丽亚的妹妹耐蒂在非洲当传教士期间,一直在给西丽亚写

信,但某某先生却把这些信都藏了起来,以期割断姐妹之间的联系。当西丽亚了解实情后,十分气愤,在朋友的帮助和启发下,勇敢地走出家庭,独立谋生。这样的情节设计让当时的女性读者大开眼界,深受启发,在美国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同样有着不幸的遭遇。她出身中产阶级家庭,是一位活泼可爱的主妇。由于她真诚地爱她的丈夫,因而也真心地相信丈夫海尔茂会像他所说的那样爱她,所以当海尔茂得了重病,一时无钱治疗之时,娜拉不惜伪造自己父亲的签字向外借款,真是为了爱情而不顾一切。但娜拉从小就是父亲的玩偶,结婚后又是丈夫的玩偶,这种状况注定了娜拉只是处在被人支配的家庭地位,只是一个家里供来点缀的可爱的“小鸟”,所以当海尔茂痊愈之后,因伪造签字一事有损自己名声而大发雷霆,甚至要剥夺娜拉教育儿女的权利。一直平静的家庭一下子就在娜拉面前摔得粉碎,爱的诺言在自私势利面前被贬得一文不值。现实的发展使娜拉逐渐觉醒,最终她勇敢地走出家门,和不平等说再见。

在面对性别歧视时,唯有反抗才能破除桎梏,才能维护人格尊严,从这点来看两位女主人公的生活经历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她们对反抗道路的具体

收稿日期:2007-05-29

作者简介:黄 峰(1982-),安徽阜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外比较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

选择却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反映了两位作者在妇女解放问题及其反抗道路的认识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在《紫色》中,最初的西丽亚是完全麻木的,不仅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自己所在处的被压迫被统治地位。她对自我的认识与寻找是在姐妹们的启发帮助下逐渐完成的,没有她们的帮助,西丽亚也许永远不能成为一位真正独立的人。第一个让西丽亚开始正视自我的是大儿媳索菲亚。索菲亚敢于与丈夫哈波打架,光是这点就足以让西丽亚大开眼界,以至于要吃惊到“嫉妒”的地步,因为她不知道作为妻子,还可以以这种方式对待丈夫。西丽亚更彻底的思想转化是歌手莎格带来的。大方果敢的莎格告诉她要尊重自己,充分认识自己,并且想方设法争取应有的权利,和大男子主义思想进行斗争。莎格的思想行为大大开阔了西丽亚的眼界,她开始用新的眼光观察世界、思考问题,最终勇敢地挺起胸膛与一直压迫、自己支配自己的丈夫争论,维护自己作为女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最后她大胆地离开家庭,来到孟菲斯开办裁缝店,过起自食其力的生活,成为一个充满自信、有尊严有个性的新女性。

娜拉和西丽亚不同,她是在日常生活中自己逐渐认清现实、觉醒起来的。在反抗道路上,娜拉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娜拉本来不仅热爱自己的父亲、丈夫和孩子,而且愿意帮助同学和朋友。但事实却证明海尔茂只不过是一个极端自私和虚伪的人,正是从这些切身体会到的残酷事实中,娜拉逐渐看到了资产阶级家庭里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此外,娜拉还对资产阶级的整套制度提出了控诉。她愤慨地说:“父亲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女儿给他省烦恼。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老婆想法子救他的性命!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1]248} 娜拉在思想觉悟之后,性格开始变得刚强果断,并勇于反抗,逐渐找回失去的尊严,成为一个有着坚强性格和独立精神的新女性。看清现实的娜拉决心打破这种现实中的不平等,坚决地离开家庭去寻找新的自由生活。娜拉以彻底决裂的方式与过去告别,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其行动赋予她全新的角色——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叛逆女性。娜拉不仅反抗所受到的不公平的性别歧视,而且也把反抗的矛头对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其他的不公平现象,仅就这种反抗的力度而言,娜拉应该比西丽亚反抗的更

彻底。

但从结局来看,娜拉的未来却存在不稳定的可能,她离开家庭之后,生活的基点在哪里?作者易卜生并没有指出。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认为娜拉的结局有两种: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堕落的结局没有什么可讲的,仅就“回来”而言,现实中无外乎有两种可能:一是脱离家庭的娜拉在外无法自立,不得不回到家中;二是重新依靠另一个“海尔茂”。但不论是哪种可能,性质都是一样的,即回归到原有被支配被统治的状态。当然也可以有更好的结局,那就是娜拉通过某些务实方法获得真正的自由生活,进而巩固和加强独立自由意识。但通过什么样的务实手段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正是由于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娜拉离家出走的选择很难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很容易被认为是盛怒之下的鲁莽行为。娜拉离家出走,从表面上说是找回了尊严、实现了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是停留在精神层面,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虽然作者易卜生对资本主义社会不良现象的批判以及对妇女生活现状的揭露是有力的,但他只停留在摆出问题的单一层面,并没有明确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玩偶之家》,也出现在《人民公敌》和《群鬼》等作品中,所以易卜生对妇女解放事业的认知还不太深入。不过和众多还没有清醒过来的妇女相比,作者笔下的娜拉毕竟还是迈出了自我选择自我解放的第一步,仅此一点就很可贵了。

和娜拉相比,西丽亚受到的压迫更为残酷,她是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阶级压迫的三重受害者。西丽亚完全是麻木的,像一根“木头”一样毫无知觉,但在一群好姐妹们的帮助下,她逐渐地苏醒过来,重新认识自己女性的独特身份。娜拉式的反抗是妇女在自我觉醒过程中所必然采取的过激反应,这种反应西丽亚也曾表现过,即试图用刀子杀死某某先生,但后来在莎格的劝阻下放弃了这种鱼死网破的做法,转而选择了一种较为务实较为理智的反抗道路。与易卜生单纯地提出问题而无法解决相比,作者艾丽斯·沃克更在乎如何描写西丽亚通过什么途径走上新生道路,所以文中重点描述了妇女之间的帮助、树立新的信仰以及对男性思想的转变这三种方式。西丽亚的自我觉醒是靠姐妹们的帮助,而非娜拉独自一人的觉悟;西丽亚不仅彻底摈除白人的宗教和上帝,而且树立了属于自己的新信仰,这比

娜拉对宗教的单一批判做的更深入些;娜拉的出走对海尔茂带来的只是震惊,并没有改变后者的男权主义思想,而西丽亚的成长却让某某先生和哈波重新认识了女性,放弃了腐朽的性别观念,并与女性和平共处。可以看出西丽亚解放自我寻找自由的途径比娜拉做的更理智更稳妥。

虽然以上三种方式是作者艾丽斯·沃克刻意描写的,但在文中还有一个最不容忽视的因素——经济上的独立——这在西丽亚的成长转变历程中无疑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虽然西丽亚也离开了家庭,但她利用自己善于编织衣裤的本领真正的独立于社会,这种选择不同于娜拉不计后果的鲁莽行为,因为经济上的自我独立彻底保证了个体精神上的独立,所以在现实中西丽亚完全可以真正自立。

法国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使女性为了生存必须取悦男性,并因此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价值取向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安于自己的角色,不去争取自由。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中也表达了女性一定要有经济基础才能独立于世的观点。因此,在父权社会中处于受压迫受支配的妇女,要想改变生存现状,就必须争取应有的经济地位,从经济上的依附状态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和男性一样的自由主体而非仅仅是对象性的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说,和易卜生相比,作者艾丽斯·沃克无疑触及到妇女解放事业最本质的内容,她不仅看到了妇女被压迫被支配的现状,而且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务实方法,她比易卜生看得更远,认识上更为深刻。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妇女要实现自我解放首先应在精神层面上具有独立的思维;其次在现实层面上采取务实的方法,才能过上不依赖他人的独立生活。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保障,没有独立思想就根本无法想象自由的生活;没有务实方法就不能在现实中获得真正的独立地位,也不利于巩固精神层面的自由思想。很多学者评论《紫色》的结局太过于完美,是作者一相情愿设计的结果。与之相反,在现实中西丽亚的反抗道路是理智而又现实的,在实际生活中完全有可行性。“使女人注定成为附庸的祸根在于她没有可能做任何事这一事实,所以她要通过自恋、爱情或宗教孜孜不倦地、徒劳地追求她的真实存在。当她成为生产性的、主动的

人时,她会重新获得超越性。”^[27]这句话是对西丽亚觉醒前后生活状况的最好诠释。

但是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现状——个别妇女的解放和妇女的整体解放——存在着不同,这需要区别对待。伍尔夫认为“任何阶级或任何性别,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予以责备都是荒诞的。”^[34]因此妇女解放事业不应先从整体上完成,然后恩泽每个具体的人,而是先有个人的自我解放,然后才有整体的彻底胜利;个体解放先于并促进整体解放,但不能等同于整体解放。具体落实到作品上,娜拉选择走出家门,她的勇气她的果断令这个人物形象具有了无穷的魅力。而西丽亚最终成功的认识了自己、获得了自由,没有因为完美的结局而失去真实性,反而能大大鼓舞人心,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积极推动历史转折的主动方面是女性,即‘争取解放的妇女’”。^[45]个别妇女的解放有利于全体妇女早日获得彻底解放,走上自主道路,这也体现了两位作者分别创造出西丽亚和娜拉的良好用心。西丽亚获得了自由和独立,并不代表其它的妇女也能获得最终的解放。相反,现实中更多的女性还没有觉醒,她们或是被埋没在菲勒斯社会中,处在被压迫被支配地位,犹如最初的西丽亚;或是没有找到务实的方法而可能无法真正自立,犹如走出家门后的娜拉。所以要实现全体女性的彻底解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个别妇女获得解放还不足以视为妇女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妇女解放是一个极其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要实现妇女解放,必须具备主观的、客观的、物质的、精神的多方面条件”^[52]现实中的妇女解放不能像写小说那样设计情节,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社会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当社会进步到父系氏族社会时,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和生理上的差别,妇女逐渐滑落到被统治的地位,性别歧视逐渐产生。同样的道理,包括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在内的其它所有不平等现象也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这都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阶级能制造出来的,因此要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考虑社会发展的现状。必须承认现在社会仍是一个受男权主义思想影响严重的社会,所以要想在现阶段实现全体妇女的彻底解放,“建立一种完全脱离男权传统的充满新意的‘女性

传统’、‘女性特质’、‘女性特色’等等都是难以实现,也是难以想象的。”^{[6][20]}但性别歧视如同阶级压迫一样只是存在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最终生产力将提供出解决任何现存问题的方法,人类社会也将从必然王国跨入自由王国,所以“妇女的彻底解放只有伴随整个人类的解放才能实现”。^{[7][7]}在未来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理想社会,每个人都将获得真正的独立自由的地位,任何形式的歧视和压迫都将不复存在。

无论是已走出家门的娜拉,还是最终获得自由的西丽亚,在追求自我解放的道路上都品尝了太多的辛酸,付出了太多的努力,但她们的热血并没有白费,在妇女解放事业方兴未艾的今天,她们的光辉形象会使更多的娜拉和西丽亚走上反抗男权主

义权威的道路,为全体女性的彻底解放而努力。

参考文献:

- [1]易卜生.易卜生戏剧选[M].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 [3]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C]//刘炳善.伍尔夫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 [4]李小江.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 [5]啜大鵬.女性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 [6]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95.
- [7]翁德修.美国黑人女性文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曲晓红

Where Is the Wa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truggling Ways of Female Protagonists of "The Color Purple" and "A Doll's House"

Huang 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210097, China)

Abstract: As the representative characters of women liberation,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of "the Color Purple" and "A Doll's House", Celie and Nora, have much in common in their life experiences. But they choose different struggling ways.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arative analyze of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struggling ways, the two works have different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the guidance of women liberation cause.

Key words: women liberation; struggling ways; practical methods

·徽州文化小资料·

“以布衣上交天子”的徽商

一位无任何官衔的“布衣”百姓,竟与皇帝交上朋友。这位布衣就是歙县大盐商江春。

江春,字颖长,号鹤亭,又号广达,歙县江村人。家世业盐,寓居扬州,为清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首。江春富比王侯,熟悉盐法,精通商务运筹,练达多能。在江春担任两淮总商的50年中,两淮盐业达到鼎盛,深得乾隆皇帝的器重。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均由江春承办一切供应,筹划张罗接待。乾隆曾于金山行宫与江春奏对称旨,亲解卸佩荷囊,面赐佩带,晋秩内卿。并两次亲临江春别墅康山草堂,赐金玉古玩,题写“怡性堂”匾额。乾隆五十年(1785年),江春等盐商献银100万两,庆贺乾隆登基50年大典。江春受邀赴千叟会,并与皇帝共同赴宴,受赐杖。江春任两淮总商期间,朝廷任命两淮盐运使,在出都赴任之前,例有向皇帝请训之举,乾隆面谕:“江广达老成,可与咨商。”江春还曾先后奉旨借帑50万金。

江春一生,先后由布政使、奉宸苑卿等衔升至一品,赏戴孔雀翎。时谓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